



末代佳人

——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 著

廖音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末代佳人

—— 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廖音 译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末代佳人——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美]菲茨杰拉德著;廖音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309-07765-0

I. 末… II. ①菲…②廖…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近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1892 号

末代佳人——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 著 廖音 译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晶 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字数 116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765-0/I·590

定价: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

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文库本)出版说明

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塑造译者，也塑造读者。

就像——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潘帕半路出家，从《芒果街上的小屋》辗转到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举重若轻，如鱼得水。要说全然忠实和“准确”，他们全都不算，起码，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有生命，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董桥先生说，高等译手是“跟原文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毫无顾忌”。

本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本着“年轻人译、年轻人读”的全新宗旨，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

经典的全新体验。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坡、马克·吐温、莫泊桑、王尔德、契诃夫、欧·亨利、杰克·伦敦、茨威格、芥川龙之介、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邀请一批年轻译者，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用生动而具时代感、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

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人约黄昏后”的境界而仅止于“人在屋檐下”，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渗透了译者的个性。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译者和读者。

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

001	明智的事
026	末代佳人
054	重返巴比伦
090	冬天的梦
129	本杰明·巴顿奇事
171	一颗像丽兹饭店一样大的钻石

明智的事

一

在“伟大的美国午餐时间”，年轻的乔治·欧凯利摆出一幅兴致勃勃的样子，小心翼翼地收拾着自己的办公桌。办公室里没人知道他此刻心急如焚，因为成功是一种氛围，而在事成之前就张扬说你的心思已飞到七百英里之外并非一个好策略。

但欧凯利一出大楼就咬牙狂奔起来，他一边跑还一边不时地瞟一眼时代广场。正是早春艳阳高照的正午时分，在离人们头顶不到二十英尺的上空充盈着早春的气息。人们都微微抬

头，呼吸着三月的气息，但刺眼的太阳使人晕眩，以至于除了自己在天空上的倒影之外，很难看到别人。

乔治·欧凯利的心思早已飞到了七百英里之外，他觉得户外的一切都糟透了。他匆匆赶往地铁站，上了地铁。在地铁驶过九十五个街区的行程中，他一路上都带着有些狂躁的心情低头看着车厢内的宣传牌，那上面生动地解释了为何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有机会将他们的牙齿健康保持十年。到了一百三十七号大街，他不再去研究这个商业广告，走出地铁站，便狂奔起来。经过一阵不知疲倦而焦急的奔跑，他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一幢破旧的高层公寓中的一间房。

那封信就放在他房间的写字台上——一封用神圣的墨水写在神圣的信纸上的信——如果整个城市的人们在听，他们就都能听到乔治·欧凯利的心跳。他看着信上的逗点、墨渍以及信边的手指污痕，绝望地瘫倒在床上。

他的生活一团糟，他现在的处境是穷人生活中常遇到的状况中最糟糕的那种，就像觅食的鸟，对贫穷穷追不舍。穷人以贫穷的方式过活，或沉沦，或上升，或更糟，抑或继续穷下去——但乔治·欧凯利却从未识过穷滋味，以至于如果有人认为他的穷与其他人毫无二致，他一定会感到非常惊奇。

两年前，他作为一名荣誉学生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并在田纳西南部的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那时他以为他一生的生活都会在隧道、摩天大楼、大坝以及高耸的三塔桥中度过，它们就像手牵手排成一行的舞者，和城市一样高耸，穿梭在电缆舞裙之间。改变河道山川，使世界上那些人们从来没有踏足过的古老而贫瘠的土地繁荣起来，这些事在乔治·欧凯利眼里曾经显得挺浪漫。他喜爱钢材，在他梦中总有钢材围绕，液体钢、钢条、钢块、钢梁以及不成形的可塑钢，它们等待着他，就像他手中的颜料和画布一般，无尽的钢铁在他想象的火焰中变得美丽和紧致……

而如今，梦想已经离他远去，他不过是一个一周挣四十美金的保险公司小职员。而这种可怕而令人难以忍受的混乱状况正是那个皮肤黝黑的小姑娘造成的，她正在田纳西的一个小镇上等着他去迎娶。

十五分钟后，把房间转租给他的那个女人来敲他的门，带着并不令人愉快的好意，问他既然已经回来了，是否愿意一起吃午饭。他摇了摇头，但这个打扰激发了他，他从床上起身，写了一份电报。

“你的信让我难过，难道你疯了么？你真愚蠢，仅仅因为不安就想着和我分手，为什么不立即嫁给我？我们

肯定可以搞定所有的事情——”

他犹豫了片刻，然后又用他自己也难以认出的笔迹加了一行：“无论如何，我明天六点都会到。”

写完后，他跑出公寓，奔到地铁附近的电报局。在这个世上，他所拥有的财富不到一百美元，但这封信显示出她很“焦虑”，这使他别无选择。他知道“焦虑”意味着——她的情绪很低落，结婚所寓含的那种与贫穷抗争的生活前景，使她的爱变得憔悴不堪。

乔治·欧凯利像往常一样跑进了保险公司。跑似乎变成了他的第二本能，也最好地表现了他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压力。他径直来到经理的办公室。

“钱伯斯先生，我想见你！”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两只像冬天窗户般的眼睛冷漠地盯着他。

“我希望请四天假。”

“为什么？你两周之前刚休过假！”钱伯斯先生惊讶地说。

“是的”，这个心烦意乱的年轻人承认到，“但我必须再请一次假”。

“上回你去哪里了？回家了？”

“没有，我去了——田纳西的某个地方。”

“那么，这次你要去哪里？”

“唔，这次，我想去田纳西的——某个地方。”

“你至少倒是蛮前后一致的啊”，经理冷淡地说，“但我并不认为我雇你来是当旅行销售员的”。

“我不是”，乔治绝望地嚷道，“但我必须去”。

“好吧”，钱伯斯先生同意了，“但你也不必再回来了，就别再回来了！”

“我不会回来了。”这话使得他自己以及钱伯斯先生都很吃惊，乔治的脸因为高兴而涨得通红。他感到很高兴，洋洋得意——因为这是在过去六个月来他第一次获得一种完全的自由。他含着感激的泪水，激动地握住钱伯斯先生的手。

“我要感谢你”，他冲动地说，“我不想再回来了。我想如果你说我能回来，那我一定会发疯的。你看，我只是自己辞不了职，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辞退了我”。

他大度地挥了挥手，大声地叫道：“你欠我三天的薪水，但你不用给我啦！”说完，他就冲出了办公室。钱伯斯先生按铃叫他的速记员进来，问他欧凯利最近是否看起来有些奇怪。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炒掉过很多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但从来没有人感谢过他——从来没有。

她的名字叫琼奎尔·凯瑞，当她看到乔治·欧凯利的时候，就沿着站台急切地向他飞奔过来，乔治还从未见过一张比她更新鲜、更苍白的脸。她伸开双臂来迎接他，她那微张着的小嘴似乎在等待着他的亲吻，但她突然又轻轻地把他推开了，面带尴尬的神情环顾四周。两个看上去比乔治更年轻的男孩站在她的身后。

“这是克莱多克先生和霍尔特先生”，她兴奋地说，“你以前来这儿的时候曾见过他们”。

期待中的亲吻被搅和了，变成了引见和某种可疑的隐情。让乔治更为困惑的是，他发现载他们去琼奎尔家的车是属于这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个的。这让他感到自己似乎处在某种不利的地位。一路上，琼奎尔与前排和后排的人相互交谈着。当他试图在暮色的掩盖下用手臂去搂琼奎尔的时候，她却一闪身避开了，他只好握住她的手。

“这是去你家的路么？”他小声地问道，“我认不出来了”。

“这是条新的大道。杰瑞今天才买了这辆车，他想在

带我们回家之前给我展示一下。”

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到了琼奎尔的家，乔治感到他和琼奎尔起初相见的快乐，连同他在车站真切地从她眼中看到的喜悦，都被这趟车程给驱散了。他曾期待的某种东西如此轻易地就失去了，直到他向那两个小伙子作生硬的道别时，这种感觉还纠结于心。不过随后，琼奎尔就在前厅昏暗的灯光下给了他一个熟悉的拥抱，并且用各种方式——当然最好的方式不是语言——让他明白她是多么地思念他，他的不快才逐渐消失。她的感情让他放下心来，并使他那颗焦虑的心确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们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除了断断续续的情话，什么也说不出，因为他们都因为对方的出现而不能自持。在晚餐时，琼奎尔的父母都出现了，他们很高兴见到乔治。他们喜欢他，当他一年前出现在田纳西的时候，他们对他工程师的工作很有兴趣。当他放弃工程师的职业而去纽约找挣钱更快的工作时，他们感到很遗憾，但尽管他们对他放弃这个工作感觉很惋惜，他们依然赞同他，并且接受了他与他们女儿的订婚。在晚餐时，他们问起了他在纽约的情况。

“每件事都不错”，他热情地告诉他们，“我升职了，而且也涨工资了”。

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可悲，——但他们全都非常高兴。

“他们肯定很欣赏你”，凯瑞夫人说，“那简直是一定的，——否则他们不会让你在三周内连请两次假到这里来”。

“我跟他们说一定得让我来”，乔治连忙解释说，“我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让我请假的话，我就不干了”。

“但你应该多存点钱”，凯瑞夫人温和地对他说，“别将所有的钱都花在昂贵的路费上”。

晚饭结束了——他和琼奎尔留下独处，她再次回到他的臂膀中。

“你能在这里，我真是太高兴了”，她叹气道，“亲爱的，真希望你永远也不会离开”。

“你想我么？”

“嗯，非常想，特别地想。”

“你——有没有其他男人经常来找你啊？就像那两个小伙子？”

这个问题让她大吃一惊。她那双黑天鹅绒般的眼睛紧盯着他。

“啊？当然，他们经常来，总是来，怎么了？——我已经在信中告诉过你，最亲爱的，他们经常来。”

这是真的——当他第一次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男孩子围绕着她，他们爱慕她的迷人和娇弱，也有些人倾慕她美丽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聪明和善良。

“你希望我哪里也不去么？”琼奎尔发问道，她向后靠在沙发靠背上，直到她好像是从几英里之外看过来——“就只是握着我的手，安静地坐在这里——直到永远？”

“你什么意思？”一紧张，他就脱口而出，“你的意思是你认为我永远都没有足够的钱来娶你么？”

“噢，乔治，别这么快就得出结论。”

“我并没有立刻就得出结论，你就是这样说的。”

乔治突然发现他的处境很危险。他不想让任何事情破坏这个夜晚。他试图重新将她拥入怀中，但她出乎意料地挣脱了，她说：

“天太热了，我去拿电风扇。”

当电风扇调好后，他们又重新坐下，但他处于一种超级敏感的状态，并且他不知不觉地就重新回到了那个他本想避开的话题。

“你什么时候嫁给我？”

“你做好准备娶我了么？”

他的神经在猛然间坍塌了，他跳了起来。

“让我们把这个该死的风扇关掉”，他叫道，“它快让

我发疯了，就像一个闹钟，嘀嗒着把你我共度的时光给驱走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幸福，是要忘记关于纽约的所有事情和时间——”

就像他突然站起来一样，他又突然跌坐回了沙发。琼奎尔关掉了风扇，将他的头放到自己的腿上，抚摸着他的头发。

“让我们就这样坐着”，她轻柔地说，“就像这样安静地坐着，我将哄你入睡。你太疲劳，太焦虑了，你的甜心会照顾你的”。

“但我不想像这样坐着”，他抱怨道，猛然坐起来，“我一点也不想像这样坐着。我想要你亲吻我。那是唯一能使我放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不会再焦虑了——是你在焦虑，我根本就不焦虑”。

为了证明他不焦虑，他离开了沙发，一屁股跌坐在房间另一边的摇椅上。

“正当我准备好要娶你的时候，你写了那封让我无比焦虑的信，就好像你要变卦一样，以至于我不得不立即飞奔到这里来——”

“如果你不愿意，你没必要到这里来。”

“但是我的确想来！”乔治坚持道。

在他看来，他很冷静，而且很有逻辑性，但她却在有

意地曲解他。他们说的每一个词都使他们越离越远，但他却无法使自己停下来，或使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焦急和痛苦。

琼奎尔很快就伤心地哭起来，他回到沙发上，搂抱着她。他将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安抚着她，低声说一些熟悉的往事，直到她渐渐平静下来，只是偶尔在他怀里微微地颤抖。他们就这样坐了一个多小时，直到傍晚时分钢琴弹出的最后韵律传到外面的街上。乔治一动不动，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期盼，一种大祸临头的预感使他麻木了。时钟会继续嘀嗒地走，过了十一点，过了十二点，然后凯瑞夫人从楼梯上轻柔地叫他们睡觉——除此之外，他只看到明天和绝望。

三

第二天气温最高的时候，分别的时刻终于到来。虽然他们都已猜到彼此心中真实的想法，但她为眼下的处境做了更充分的思想准备。

“我们无须再继续下去了”，她悲伤地说道，“你很清楚你痛恨保险业，你在这个行业永远做不成功”。

“并非如此”，他固执地坚持，“我恨的是继续孤身一